



湿地公园美景

李红摄

# 鸟悦人和湿地美

太原人欢迎远来的客人，常常要去晋祠公园，追问晋国千年起源；或是去迎泽公园，探寻明清太原几多变化；也可在夜色中漫步打卡晋阳桥，感受城市的日新月异。而对于生活在一座城市的人，周末踏青的好地方，却少不了去湿地公园走一走。

太原湿地公园南起胜利桥北，北至森林公园西。一个周末，我和家人起了个早，街边来个蒸碗老豆腐，再配上油条、鸡蛋。吃完一顿暖心又暖胃的早餐后，来到汾河岸边环桥附近。

湿地公园以自然风景见长，湿地涵养着淡水、沼泽地、泥炭地等水域地带，被誉为“地球之肾”，具有净化水质、调蓄洪水、调节气候等功能，维系着周边的多样生态。置身其中，有种被自然滋养的感觉。

站在桥上远望，汾水碧如丝带，河中央几处小洲草木渐长、绿意葱茏。水面波光流动，几只小鸟留下点点身影。从旋转楼梯下桥，芦苇静静守在堤岸两侧，水面上不时有鸥鸟飞过，水中还有像黑色鸭子一样叫不上名字的水禽，一会儿伸着头，摇晃着翅膀拨开一片碧绿，一会儿又低头入水，留下一道道漂亮的波纹。这俯仰自在的样子，让人想起杜甫“自去自来堂上燕，相亲相近水中鸥”的诗句。

突然想到朋友光哥，他学物理出身，是个热爱大自然的妙人。我把拍到的划水黑色水禽发给他，他马上回复：“这是白头水鸡，又叫白骨顶。”我在心里纳闷：鸡也会游泳？明明看到的黑模样的，还有白头？它叫“水鸡”兴许有些道理。资料显示，白骨顶是一种游禽，很擅长游泳和潜水。它们经常穿梭在芦苇间或是水草边的开阔水域，遇到人类或意识到有危险时，会马上潜入水中或芦苇丛中，平时多贴近水面低飞，非常危急时会起飞，但起飞时需要在水面助跑。光哥还发过几张他观察到的啄木鸟、凤头鸊鷉、花栗鼠等照片给我科普。我的脑中却已经有了眼前白头水鸡欲起飞的画面。

继续向前，来到塑胶步道。恍惚间，仿佛又回到了今春，这里花树林立，白色的杏花俏立枝头，明媚的西府海棠袅袅含苞。再往北来到石趣园，造型各异的石块旁，粉红的榆叶梅花浓烈、骨朵紧密，无需绿叶搭配，无惧行人颜色，全然开放的样子透着一股自信爽利，如同个性亮眼的女郎；淡然绽开的杏花低调温和，轻风过处花落枝头，几乎听不到声响就铺落地上，稳稳地托住了掉落的松枝，让人瞬间明白诗文中“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之妙。在这一浓一淡的花色映衬中，桃花不急不慢，妩媚中透着清丽，有种灼灼其华、不容忽视的姿态。

身边，不时来往着骑自行车的人、跑步锻炼的人、手推车载着婴儿慢行的人。骑自行车的人流、分好几种，有装备齐全的专业骑行者，有骑着公交自行车或共享单车悠闲而逛者，有骑着简易家用自行车全家出行者。期间，一位爱美的女士骑车经过，头顶的棒球帽边插着一朵浅粉色的花儿随风拂动，青春而靓丽。

沿着水边走进一条小路，两边的芦苇长得比我还高，随风摆动。走过长长的芦苇丛，水草一簇簇生长，绿茸茸地投映在水面。有小朋友蹲在浅水边摸鱼，一条中等个头的鱼儿趁他不注意，从网兜中跃出，一下扑入水中。小朋友并不生气，反倒催促：“鱼儿快游吧。”

今人循水而行，纳凉、垂钓、搭帐篷露营；古人亲水避暑，亲近自然。今天的城市与自然越来越和谐，出门有花开、有鱼游，是对生态之美的最大敬畏。

湿地公园，已成为市民休闲康养、感受生态之美的好地方。穿过摄乐桥，还可一路北行，经过纪念傅山的“悬壶”雕塑，望月阁、翰墨苑、叠翠轩等古典建筑，溯源而上到达二龙山。

那里有中北大学，还有窦大夫祠，到了汾河太原段水源附近。

这一泓流水，这一片湿地，滋润着这一座城。

## 锦绣太原·公园篇⑧

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来源百度

# 晋祠的树

王友明

总会有一个盛夏，让人刻骨铭心。这个盛夏，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，是参加由天津散文研究会主办的“晋秦轩”三晋采风之旅。

那天上午，我来到被誉为“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”的晋祠。跨过一座水泥小桥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晋祠西门两边两棵参天大树。它们像两座小山一般，平地而起，威武气派，树干挺拔，俨然两位护卫晋祠的军容严整的哨兵；那笔直的树干，撑起如云的树冠，树叶葱郁繁茂，遮天蔽日，不透一缕阳光，恰似两把张开的绿色大伞，惹人注目；一阵阵夏风吹过，树梢欢快地随风翩翩起舞，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声音，活像在演奏着律动十足、悦耳动听的迎宾乐曲。

晋祠，是一处自然山水与历史文物相交织的风景名胜区。在这里，随处可见古树参天，流水潺潺，鸟儿栖息枝头，与人和谐相处。有人说，晋祠的美，美在一花、一草、一院落；美在一山、一水、一殿堂。我要说，晋祠的美，美在那一棵棵躯干挺拔，扶摇直上青天的树木。

置身松水亭，举目可见，有几棵硕大的古树耸立在一块空地上，坚守着自己的初心。我即刻跑过去，轻轻地抱了抱粗大的树干，根本就环抱不过来；我凝视着它那苍老的皮肤，一道又一道的树纹，盘根错节，有的地方隆起，有的地方凹陷，如拧着的一根根粗大的钢筋，缠满了它的全身。我深知，这是岁月刻下的印痕。抚摸着深深浅浅的树纹，我仿佛触摸到了时光的脚印，看到了时光流逝的轨迹。抬头仰望那几棵古树，飒飒间，夏风拂面，深绿色的叶子，晃了晃身姿，在高处凝望着红尘阡陌。我站在两棵古树中间，感受到沧桑年轮雕琢着的岁月痕迹。它们相伴相依，并肩而立，挺拔的身姿直插云端，犹如老夫老妻一般，互相搀扶，紧紧依偎，亲密抚摸，甜蜜亲吻，不离不弃；枝条蔓蔓，挨挨挤挤，共担风雨，同享阳光，真的令我为之动容！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在参天大树下，是多么渺小，多么微不足道。可我心里清楚，人不可能像树那样，一活就是百年、千年，但无论可活多少年，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应该同树一样，让自己的人生活出精彩，活出味道，活出价值！我奢望活出树的模样，巍然挺立，阅尽人间春色。

前行十余步，我突然发现，在不远处的小河岸边，古树身旁，长着许多茂盛的小树。我痴痴地在想，那些粗细不一的小树，肯定是古树逐渐繁衍的。蓦然间，“瓜瓞绵绵”一词涌进我的脑海。树木亦如同人类，子孙繁衍，相继不绝。千姿百态的各种树木，真的是一道震撼人心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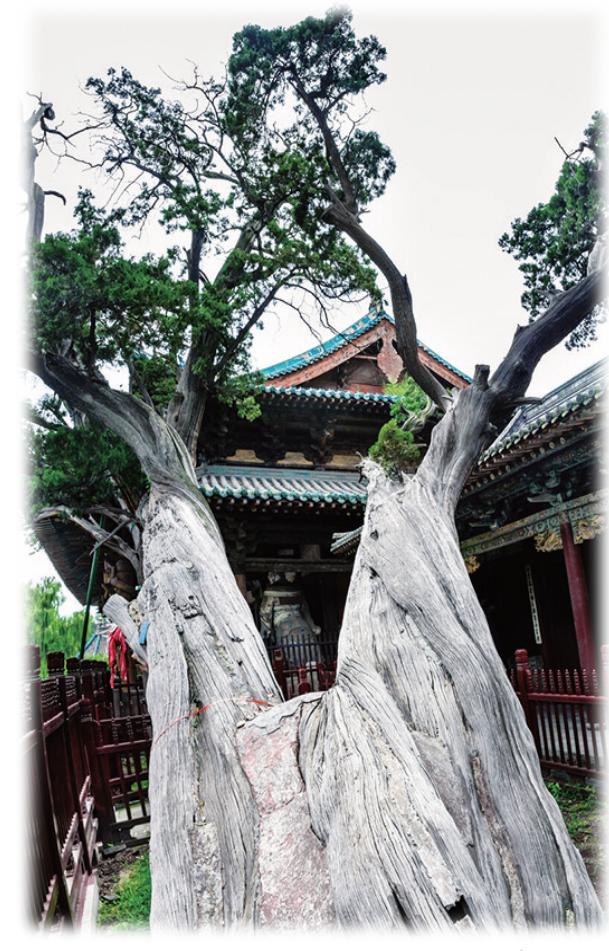
生命景观。它们根植大地，不屈不挠，向上挺进，直刺苍穹，这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意志，一种生命的倔强展示，值得学习和尊敬！

说心里话，我尤其敬重晋祠树木的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、喜怒相通的那份机缘；我尤其敬重晋祠树木的携手并肩、相互扶持、相濡以沫的那份情感；我尤其敬重晋祠树木在残阳似血的黄昏，边沐浴夏日里炙热的微风看落日，边憧憬美好未来的那份逸致；我尤其敬重晋祠树木的逆途跋涉志不改、道路坎坷情不变的那份执著！

游走在晋祠，令我最为钦敬的还是那两棵“互相依靠”的古树，一棵站立，一棵侧躺，且树龄都超过2000岁。那树身向南倾斜，与地面成45度角，头枕古柏，形若游龙侧卧的古树是周柏，亦称“卧龙柏”，又叫“齐年柏”。据导游讲，当年，同时种植了两棵柏树，相生相伴，意为比翼齐年。遗憾的是，其中一棵因身上长了树瘤，被砍伐掉了。茁壮生长的周柏，痛失同伴后身体慢慢向左倾斜，以表达思念和哀悼之情。在周柏慢慢倒下去的时候，恰好被另一株柏树撑住了，它既撑住了周柏，又保护了晋祠的国宝建筑圣母殿。故而，被人们称为“功臣柏”“撑天柏”，人们也亲切地称它们为“父子柏”。欧阳修曾写下“地灵草木得余润，郁郁古柏含苍烟”的诗句；傅山曾为周柏立碑——“晋源之柏第一章”。久久站立在古树下，一缕神圣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我仿佛与古人有了心灵的沟通。细细观看古老的柏树，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生命顿悟，打内心深处赞叹它生命的顽强与坚韧。它从周代至今，经历了历朝历代的风风雨雨，虽然老态龙钟，却体魄依然健壮，成为中华古老文明的见证者。它不惧严寒酷暑，数千年痴情守护着圣母殿，那种执着的精神，令人敬仰！我拿出手机，遂将它的身影留在记忆里。

离周柏不远处挺立着一棵白杨树，它主干粗壮，挺拔修长，笔直而上，有四五层楼那么高。望着它，我不由得想起了那首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：“一棵呀小白杨，长在哨所旁，根儿深、干儿壮，守望着北疆……”历经风雨，一棵棵小白杨已长成参天大树，成为一代代人扎根边疆、无私奉献的象征。我想，这棵孤傲的白杨树不同样成为扎根晋祠、无私奉献的精神象征吗？

导游告诉我们，晋祠古槐有三棵最为著名。一棵是水镜台前的唐槐，一棵是东岳祠旁的汉槐，一棵是关帝庙里的隋槐。唐槐，是三棵古槐中最年轻的，枝繁叶茂、英姿勃发，浓密的树荫遮蔽了炙热的阳光，带来一片清凉；汉槐，高一丈多，树身要两个人拉手才能合抱，



晋祠周柏

是最古老的一棵：隋槐，树身粗得要六个人合抱，老干扶新枝，薪火以相传。是啊，晋祠的古树之美，融汇着自然与人文的韵致，交织着历史与现实的脉络，释放着古老的生命气息，为晋祠灿烂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！

千年古树，是活着的文物，是历史的见证，它承载着的文化是厚重深邃的，其核心价值在于赓续和弘扬传统文化。在这一点上，晋祠的树，厥功至伟！

每位当过兵的人，不管军龄长短，自从穿上绿军装、踏入军营的那天起，就有了一个亲切而响亮的名字——战友。那是一群同甘共苦甚至生死相托的朋友，是在激情燃烧岁月中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的朋友。

上世纪80年代一个初冬的早晨，一列绿皮火车把我们来自河北东光县的89名新兵拉到山西榆次火车站后，四辆蒙着厚厚帆篷布的解放牌大卡车，又一路颠簸着把我们送进了十几公里之外的某部新兵营。

新兵下连后，我被分配到师机关的打字室成为一名打字员。班长苗怀敬1983年入伍，来自河南洛阳，还有一位老兵王二利比我早入伍一年，他的老家是内蒙古西县的。那时我们用的还是铅字键盘的老式打字机，文件材料都是把铅字打在蜡纸上，然后再涂油墨油印。标准高、要求严，加班加点就成了家常便饭。苗班长是留下来准备转志愿兵的，二利一有时间就抱着书本复习文化知识，立志考军校。他们耐心地给我讲解技术操作、介绍机关的各种情况，督促我尽快适应环境，苦练技能，投入工作。后来，战友王二利考上了广州第一军医大学，打字室就剩下我和班长两个人，工作任务更重了。苗班长鼓励我好好复习文化，明年也争取考军校。为了支持我学习，工作上许多事情他都自己揽下来了。

入伍的第二年，我参加了部队院校的招生考试，但因档案原因落了榜。得到消息的当晚大雨滂沱，都凌晨3点多了，我还独自坐在机关大院的小花园里，一个人呆呆地望着雨后的夜空发愣。其实我当时不知道，那天苗班长一直在远远地跟着我，一晚上也没睡。

军务科的领导和许多战友都来看我，安慰我，苗班长更给予我莫大的关心和帮助，让我很快重树起工作和生活的信心。后来我又从事了新闻报道工作，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，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宣传部队的新兵新事新风貌，在和战友们长年累月的真心相处中，我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战友之情的可贵。

在我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十年时间里，得到了多位领导和同志们关心、支持和帮助。

2008年底，我率领中国第八批赴利比里亚维和医疗队远赴西非执行维和任务。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，我和战友们团结一心，攻坚克难。大家心往一块儿想，劲儿往一块儿使，圆满完成国际维和任务，战友之间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、互相帮助的感情更加深厚。在任务区的日子里，在宁静茂密的热带雨林中，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岸边，在酷暑难当的战区医院里，在风险无处不在的医疗救助现场，我们维和医疗队战友们勇往直前的身影，在这块贫困战乱的西非大地写下了一段非凡的篇章。

虽然离开部队已经多年了，但每逢“八一”建军节来临的时候，每当看到军人军装、听到军歌军乐、见到军旗军营，哪怕是欣赏军事节目的时候，我总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，不由得想起自己所经历的军旅生活，想起那些难忘的战友们。

人生最美是军旅，军旅最美战友情。战友情，会魂牵梦萦地伴随你一生。

## 天龙山蟠龙松

李雁红

天赐蟠龙绕，千年郁葱葱。  
空山新雨后，七彩贯长虹。

## 向一位老兵致敬

周跃平

父亲周洪旺离开我们近两年了。在今年的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，我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，心里有太多的话想写给父亲，并以此文向一位渐渐远去的老兵致敬。

父亲的出生地江苏省泰县，即如今的姜堰区，在解放战争初期是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地方。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，受参加了新四军的族人的影响，父亲当上了儿童团长，这也招来了当地一些顽固势力的恨恨。日寇败退后，泰县周边成为国民党部队经常与解放军制造摩擦的地区，有时还进占父亲的家乡洪林乡。不满16岁的父亲只好于1946年8月离开老家，赶往数百里之外的涟水县参军入伍，被编入华中野战军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。父亲刚入伍就参加了涟水保卫战，后随部队参加了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，转战江苏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等地，多次负伤，腿部还留有无法取出的弹片。在解放战争中，父亲三次立功受奖，于1948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52年9月，响应党中央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的号召，父亲随所在部队跨过鸭绿江，千里行军至东线元山港，担负海岸防御任务。1953年5月开赴中线五圣山，参加了惊天动地的上甘岭战役，死守537.9高地，与兄弟部队一道，同仇敌忾，打出了国威和军威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。父亲在作战中机智勇敢，荣立了三等功。

1955年10月，父亲从朝鲜回国，赴洛阳步兵学校学习两年。毕业后，他首次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故乡。回家后才得知，当年他参军不久，国民党还乡团突袭洪林乡，抓走了我的奶奶，以她は解放军亲属的罪名拘押起来，是我的舅舅当掉了金戒指，换成30块大洋，才把我奶奶救了出来。十年来，家中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，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。父亲的突然出现，对全家人来说是天大的惊喜。

此后，父亲一直在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组织处、秘书处工作，1963年5月调入总政军乐团。1964年10月，父亲和军乐团的同志因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的排演工作，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并且合影留念。

1970年1月份的一个傍晚，白天还在与战友们一起

## 难忘战友友情

杨珺程